

研究論文

客家源流的破題關鍵

羅肇錦*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

摘要

客家源流問題，至今懸而未解，本文引證指出三個解決問題的關鍵。第一個關鍵是「客」字本意是山的釐清。第二個關鍵是瑤畚盤瓠信仰轉化成客家的崇拜祖先與王公。第三個關鍵是瑤畚客住地的對立與互補證明他們的源流。

全文依據這三個關鍵出發，才能找到客家的源頭。是世居在嶺南的和蠻、貉獠、活轟、山哈、山客等名稱所發展出來的。他們的信仰也由盤瓠、公王、三王公、三山國王、龍神伯公相續發展而成。而嶺南之地現在只有客家人廣東人潮州人三個大族群，他們是歷來閩東、浙南、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的畚瑤客，經過長期的遷徙轉化而成的，從他們分布的對立與互補，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們之間的演化關係。

* 羅肇錦，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榮譽教授，通訊地址：32001 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連絡電話：03-4227151#25855，電子信箱：scogim@cc.ncu.edu.tw。

根據以上這三個關鍵去破題研究，才能找出真正的客家源流。

關鍵字：客家源流、瑤、畚、盤瓠、王公

Research Article

Pivotal arguments about the origin of Hakka

Seo-Gim Lo*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rigin of Hakka has been controversial and undetermined. This article aims to put forth three pivotal points which can conduce to resolve the question about the origins of Hakkas.

The first pivotal point concerning the explanation of the character “客”, its original meaning is mountain. The second pivotal point regarding the Panhu (盤瓠) worship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among Yao (瑤) people and She (畲) people, such Panhu belief system gradually transforms to the Hakka people's strong ancestral worship and the worship of Wang-Gong (王公) deities. The third pivotal point is about the residential areas of Yao, She and Hakka ethnic group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trasting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of their residential areas, it will be proved that the origin of Hakka is related to Yao and She.

* Seo-Gim L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Hakka Language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Address: No.300, Jhongda Rd., Jhongli District, Taoyuan City, 32001, Taiwan. Tel: 03-4227151#25855. E-mail: seogim@cc.ncu.edu.tw.

According to the three above-mentioned arguments, the origin of Hakka will be discovered and determined. Etymologically it is originated from the names of the generationally in Lingnan living ethnic groups, such as He-Man/Hani (和蠻), Hok Lo (貉獠), Ho Ne (活聶), San Hak (山哈), San Hak (山客).

And religiously the belief system of Hakka is originated from the Panhu worship, which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Gongwang (Princes deities/公王), San Wanggong (Deities from three kings of ancient times/三王公), Sanshan Guowang (Kings of three mountains/三山國王), and then the Longshen Ba Gong (Land Dragon deity/龍神伯公).

Then geographically to see, the residents in Lingnan region nowadays are mainly Cantonese, Hakka and Teochew people, who actually derived from the Yao She Hakka people after the long history of migration. The original residence of the Yao She Hakka people were in eastern Fujian, southern Zhejiang, Fujian, Guangdong, Guangxi, Guizhou and Yunnan. Such a contrasting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of their residential areas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truly origin of Hakka will be discovered and determined, when the three above-mentioned arguments are thoroughly researched.

Keyword: origin of Hakka, Yao, She, Panhu, Wang-Gong

一、緒言

客家源流的立論，不同的角度推論出不同的結果，從北方中國的傳統中原南來的立場出發，就得到中原客家說，從客家大本營的閩粵贛山區出發，就得到瑤畚客本地論的畚客等同說，當然站在粵東是壯侗底層的立場，得到的就變成越人漢化的結論。

在此眾說紛紜的氛圍下，本文試圖找出幾個討論源流的關鍵點，提供客家界參考，期望往後的研究者能多思考這方面的解讀，可以減少再走冤枉路，快些找到合理的答案。

在這裡我綜合多年來自己的研究心得，提出三個客家源流的破題關鍵：關鍵一：客字本義的釐清。關鍵二：瑤畚客與盤瓠信仰。關鍵三：畚畚客住地的對立與互補。此其中關鍵一客字本義的釐清，已於其他文章中論證過，這裡再次複製出來，是認為客字本義的釐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需先把客字先正本清源以後，其他問題才方便依序解決清楚。

二、關鍵一：客字本義的釐清

《唐史蠻書》卷八〈蠻夷風俗〉稱：「谷謂之浪，山謂之和。」《新唐書南詔傳》：「夷語山坡陀為和。」兩則文獻，可以看出所謂「和蠻」指的是分布在「山坡陀」即半山區的民族。而音浪音和，都是唐代的官話音，也就是說在唐代蠻夷稱山為「和」（匣母平聲果攝 ya）。

客家人生活的地形，基本上與「和蠻」一樣都是生活在「山坡陀」即半山區的民族。而畚客先民在唐代稱「和蠻」「禾泥」「和

尼」，又稱「蠻僚」「蠻夷」「峒蠻」「峒僚」，後來稱「哈尼」（今紅河哀牢山的哈尼族，與阿卡族原屬瑤族）「活聶」（1986年出版廣東博羅、增城、惠東、海豐畬族自稱 ho22 ne53）的畬客（毛宗武、蒙朝吉 1986：1-5），都是指住在閩、粵、贛山區以及向西延伸到桂、黔、滇的半山排都是早期和蠻的住地。下面舉證與「山」有關的苗瑤畬客語料，他的音讀都近似「和」「哈」「客」，所以連帶出「客」的原意也是山（羅肇錦 2016：4：1-20）。

（一）《畬族語言簡志》（毛宗武、蒙朝吉 1986）：

山字唸 ho1 或 kje6，此書所記是惠陽、海丰、增城、博羅一帶的畬語（當地人自稱活聶），屬較早的畬客語，仍保有「山」這個詞彙念近似「和」「哈」「客」的音。kje6 更近似今各地客語「崎」唸 kia，指不平的斜坡地，與《新唐書》所言：「夷語山坡陀為和。」更為相符。

（二）《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十二語言（凌純聲芮逸夫 2003：361）：

記錄鳳凰縣北相邦珍寨的苗語，山唸 pi55qo53。

（三）《湖南省鳳凰縣漢語方言與苗語的調查和比較》（賀福凌 2009：180-182）：

第三章鳳凰苗語分類詞表山 pi42qo22、山頂 ce214qo22、山坳 tfa22qo22、山坡 pi42qo22、山谷 qa214qo35、半山腰 qa214pan35qo22、山腳 qa214to35qo22、客人 mje53qha35（頁 180-182）。

（四）蒙朝吉《布努語炯奈話》（毛宗武、李雲兵 2001：1-8）：

瑤族布努語努茂方言「山」唸 yan6，包腦方言「山」唸 yei6，布努方言「山」唸 kan2，這與「和蠻」的「和河禾」等字都是匣母見母字相同相近聲母，相近韻母，與古早的畬語 ya→ha，都唸成近似「和」「哈」「客」的音。

以上毛、凌、賀、蒙的語料，所注錄的「山」這個詞都唸近於「哈」的音，而所有畬語「客」都念「haʔ」與「哈」「ha」音非常接近。對後期沒有入聲的官話音去對譯，「haʔ」很自然的譯成「哈」，說成「哈」以後怕別人不懂其意，所以又加一「山」字稱「山哈」。後來改用「客」字，就稱「山客」，在畬語而言，不管是「山哈」或「山客」，都是「haʔ」這個稱呼。這是少數民族地名或族名常有的「漢譯加字」現象。

這些住在荆楚之南的蠻族，南下以後分兩邊遷徙，向東到閩、粵、贛山區，與壯侗混居，形成後來的畬客。向西則延伸到桂、黔、滇的半山排與壯侗及彝族混居，形成後來的瑤客。甚至遠至雲貴川滇受彝族影響，形成今紅河哀牢山的哈尼族（一般認定他們是彝族一支，古稱「和蠻」，與當地彝族混同而成）（李澤然，2001：81）¹，他們的語言特質有部分與瑤畬客相近，頗符合向西遷徙的和蠻，受當地彝語影響，所形成的彝族和蠻，而向東遷徙到閩、粵、贛山區的和蠻，則與壯侗混居，形成後來的畬客。這些歷史推斷的過程，留待以後另文論證。

從《畬族語言》（游文良 2002：171）所採錄今天福建潮州及閩東一帶僅存的畬族語，「客」字音讀為：福安念 haʔ5、福鼎念

¹ 參見李澤然《哈尼語研究》頁 81 紀錄「山」音 xo55the55，頁 233「山坡台地」音 xo55the55lo31kho55。頁 249〈哈尼族祖居地考〉頁 255〈哈尼族半山文化初探〉都指出「和」在當地意為半山坡，「蠻」是漢族統治階級對少數民族的歧視稱呼。

ha²⁵、羅源念 ha²⁵、三明念 ha²⁵、順昌念 ha²⁵、華安念 ha²⁵、貴溪念 ha²⁵、蒼南念 ha²⁵、景寧念 ha²⁵、麗水念 ha²⁵、龍遊念 ha²⁵、潮州念 ha²⁵、豐順念 ha²⁵、潮畬 he²⁵、豐畬 he²⁵。(游先生所記畬話的「山」已經用採用官話念 san1) 這是畬族的稱呼由「哈」變「客」的轉折關鍵，重點在畬語「哈」(ha) 與「客」(ha²) 同音，所以本來稱「山哈」的畬族，變成稱「山客」的客族。這是「畬即是客，客即是畬」的證詞。峯(瑤族早期稱峯者多，今處州一帶畬族仍在房屋前雕飾峯字以表明畬就是峯)。而畬(峯)是粵東客語數人的量詞(音 sa)，從民間到官方出版品，都用「儕」(音 sa) 字當作人的量詞，如「一儕人」(一個人)、「當多儕」(很多位)、「麼儕」(哪一位元)，但是從語音上推斷，「儕」字怎麼音變都不會念成 sa 才對，這是找尋漢字採用最不應該用的「借義使用」的方式，實不足為訓。真正合理的漢字應該就是「畬族」的「畬」(音 sa 或 qia)，以「畬」(音 sa) 的族名表示人，正是世界各地許多少數民族，他們的族稱就是族語「人」的意思。我們先比對客家話「誰」(man ngin 或說 ma sa) 跟「什麼」(mak ge) 兩個疑問詞：

ma + ngin → man ngin (麼人)

ma + ke = mak ke (什麼)

ma sa (誰) = ma ngin (誰)

比對之下很清楚知道，ma 是疑問詞，sa = ngin (畬 = 人)，所以自己客家話就已經清楚的指出「畬」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一畬」就是「一人」，「一個人」就是「一畬人」，「恁多畬」就是「那麼多人」。

另外粵東梅州及閩西汀州純客家縣市，都留下許多畬的地

名，更能看出這些地方本來就是畚族根據地，唐以後由於統治隸屬關係，語言由本來的瑤畚語，慢慢轉化成後來與官話非常接近的客家話，宋代稱畚不稱客，明清科舉開放入籍的畚民參加科考，大量接受王化儒化，後來由「哈」改稱「客」以後，才畚客分家。清以後，雖然稱呼不同，但語言一樣，所以今天閩東、浙西南的畚語，與潮州、漳州、汀州的客語比對，只是次方言的差別而已。

三、關鍵二：瑤畚客與盤瓠信仰

瑤畚客的盤瓠信仰，是源於先民的原始宗教動物崇拜，我們熟知的「生肖」常常是上古民族的圖騰（Totem），所謂「圖騰」，就是遠古民族信仰某種動物、植物、非生物種種天地物像為本族群生命祖源，並以之為民族的標誌。

由於狗與人的相處關係特別，所以部份民族皆以狗為族群之祖神，從古代文獻《山海經》、《逸周書》、《淮南子》、《五代史》等都有記載「狗國、狗封國、犬戎國、犬封國」的名稱及傳說。因此，古代居住在中國北方、西方的人，統被稱為「狄族」「戎族」，其中「犬戎族」自稱祖先為二犬，就是犬圖騰的證明。後來南方的苗、黎、畚、瑤各族也流行著「盤瓠傳說」，將「盤瓠」作為具有象徵意義的祖神來奉祀崇拜。

簡榮聰先生在他的〈台灣的狗崇拜〉（簡榮聰 2006）一文中，也早就指出，臺灣的原住民族普遍對狗存有重視的心理，這可能緣於他們的狩獵文化，依賴狗的協助之處甚多，狗不僅是他們居家的伙伴，且是打獵最得力的助手。然而更深的文化內涵顯示，有些原住民族更敬重狗，且寓有崇拜的行為禮俗。例如：

(一) 臺灣的排灣族，在日治時期佐山融吉氏在《蕃族調查報告書》內，錄有 Parjarjlao 群的狗傳說：「太古時候，一隻狗飲水於溪，溪底突然冒煙，煙中出現男女二人。女名不詳，男名 ritsan，是為本社祖先。」

(二) 日人小林保祥氏在《排灣族的傳說》一文內，也記錄古樓社的狗傳說：太古有一條狗，挾在兩棵大樹之間，生下了人，這是我們的祖先。迄今，古樓社裡的人，對於凡是狗之死，都看作與人死一般，一定埋葬於一定場所，並以衣物、飯、祭品、豬肉之類為殉藏品。例如，把狗屍遺棄，則全社就會流行感冒。」

(三) 日治時期，日人移川子之藏氏，在《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的研究第一冊》內，也記錄著狗始祖的傳說：「卑南放卑南社頭目由蛇出生，平民由犬出生」。此外，小川尚義、淺井惠倫氏也錄有泰雅族太魯閣群傳說：「有一女出生自豬糞，因為沒有男人，就與犬交合，生一男孩，男孩長大後，同結婚，生多數子女，成為太魯閣族的祖先。」

從以上引述的狗始祖傳說觀察，排灣族與卑南族、泰雅族的「狗崇拜」，是由來已久非憑空杜撰，必與遠古圖騰有關。

在中國對盤瓠的紀載故事，最常被引用的是應劭《風俗通義》記載：「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賜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乃應募而取敵將之首，帝乃以女妻之，入山居而繁衍成族」。後來舉凡談到瑤族歷史或畬客信仰，無不強調關於「盤瓠」的傳說。

浮雲的《中國風土志叢刊》在〈畬客風俗〉一章中(浮雲 2003：

21-23)，開宗明義地指出：

畬客者盤瓠遺種也。並引范蔚宗後漢書南蠻傳，云：「高辛氏有畜犬曰盤瓠，啣犬戎將軍首詣闕下，帝妻之以女，入南山，其後號曰蠻夷，自長沙武陵至交趾咸稱焉。」

接下來又說：

「畬客官長自稱曰畬民，而土人呼其為畬客，或稱為客家人或稱為畬客人或稱為畬家人。」

這段話可以看出畬客並稱，可稱畬也可稱客，甚而稱客家，且畬客都是盤瓠遺種。

接下來浮雲又如此紀錄處州畬客：

「畬客之祠堂以竹箱為之，畬客以祭祖為榮，祭祖一次者准穿紅色畬客衣，其子又祭祖一次者准穿青色畬客衣，級分之大小則以祭祖次數之多寡為斷。」

「據畬客自言，昔時祭祖必以三年，後因財力不足改為三月，厥後又改為半月，至於今乃減為三晝三夜云。祭祖時必將畫像懸諸堂上，任人觀覽，畫像以白布為之，其式如手卷，長數丈，或畫盤瓠啣犬戎將軍首級，或畫高辛氏以女妻盤瓠，凡諸事蹟一一繪之，畬客祭祖高聲歌唱，唱後遂食，食後又唱，或飲酒或食菜或食飯，每日約食數十次。」

「畬客祭祖人趨賀之，相傳夜半人靜，畬客取木刻狗頭置之几上，羅拜之。移時依然什襲珍藏，即所謂祭祖也。」「狗頭即盤瓠像，為畬客之鼻祖，羞為人見，故祭時必在深夜，屏去旁人狎者假為寐況，竊窺之始見狗頭。」(浮雲 2003:28-30)

浮雲的〈畚客風俗〉完稿於乙巳年仲冬，相當於民前七年（西元 1905），已經二十世紀初年，可見處州當地畚客，二十世紀初仍有祭盤瓠的習俗。

瑤畚客的盤瓠信仰，若把它擴大它的影響，事實上整漢民族的盤古開天，也是從此而來。在干寶《搜神記》、范曄《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魚豢《魏略》、張華《博物志》等古籍，都有記載。甚且，三國時代徐整《三五歷紀》，也吸收了南方少數民族中「盤瓠、盤古」傳說，「盤瓠」遂成為開天闢地的「盤古」，填補了原始鴻蒙時期的空白，成為中華文化歷史裡共同的始祖。

退回台灣客家的盤瓠信仰，已經捨去狗頭崇拜，而改為義犬崇拜或犬將軍立廟，可以避開木刻狗頭半夜祭拜的尷尬，我們從《新北市石門區乾華十八王公廟傳說研究》（練美雪 2013：53、98-99、117-118）早期來台移墾的汀州漳州客都還留存崇拜狗的習俗，那是盤瓠崇拜的轉化，也可以證明由畚轉客的習俗矛盾。他在書中引出許多條立廟拜犬的調查成果，足以證明這些客家區盛行的拜狗習俗，正是畚客拜盤瓠的轉化。其中十八王公廟，廟名「十八王公」其實是「犬王公」之誤用²，加上拜犬王公以晚上最靈，六合彩盛行求明牌期間，也是晚上香火最盛，這是初期拜狗「羞為人見」所衍發出來的習俗。下面列出簡榮聰與練美雪兩人所調查的台灣拜狗傳奇的廟名：

（一）臺中縣大里「七將軍廟」的犬神：

臺中縣大里市有座七將軍廟，是供奉六名因公殉職的軍士及一隻忠勇的義犬，合稱「七將軍」。自創廟以來，不但香火鼎盛，

² 原書注云採訪當地耆老，原刻記「犬王公」後因字跡漫漶，右上一點消失變成「大」字，再把「大」字誤成十八，遂有十八王公之說。

更有不少有關義犬顯靈的傳說。六人均已戰死，而帶路的義犬亦傷重勞累死於現場，官兵遂將六人及義犬合葬。

此後，地方出現奇蹟，每當士兵外出巡察，如果有敵人埋伏，總會出現義犬現身狂叫提醒士兵，而六名戰士亦常顯靈協助袍澤打敗敵兵，官兵為了感念殉職的同仁，在總兵部斜對面的一顆龍眼樹下建小廟，六人加上一條狗，就叫「七將軍廟」。

（二）南投草屯兩間「七將軍廟」傳奇

南投市的「七將軍廟」在內轆國民小學校側，傳說與大里七將軍廟近似，都是六名軍士加一義犬殉職，地方祀之蓋小廟。至於草屯烏溪橋邊巷內的「七將軍廟」在清乾隆年間，彰化、南投一帶，灌溉水利還相當欠缺，從唐山請來六名師傅，來從事最棘手的開鑿山洞工作。則是鑿圳殉職。當地民工對傳奇性的忠狗護主相當感動，在烏溪旁興建一座簡陋的小廟供祀，祈佑水圳工程順利，取名為七將軍廟。

（三）北港「義犬將軍」

臺灣雲林縣北港地區，自清朝以來，也有義犬的崇拜；義犬被尊稱為「義犬將軍」，祂的神位供奉在北港義民廟內。據廟史記載，義民廟的起源與義犬的信仰，乃緣於乾隆五十一年臺灣發生林爽文事件，叛軍久圍諸羅城不下後，主力轉攻臺南府城，另一股力量則在沿海地區流竄。乾隆五十二年，笨港住民招集一百零八名結成義民團，又養一條深通靈性的猛犬，每次敵人來襲時，猛犬都會事先預警，在戰場上更是凶猛，令亂賊心生畏懼，不幸這一百零八名義民團及猛犬皆在一次大規模戰役殉職，乾隆五十三年亂平，清廷特頒「旌義」匾額以褒揚，並立廟祀之。

(四) 嘉義「忠義十九公廟」的靈犬信仰

嘉義的靈犬信仰，忠義十九公廟，前身為兩百多年前忠義十九公墓，位於古諸羅東門外，墓內埋葬十八義士及一隻靈犬，因義犬靈驗，後乃建廟為祀。據嘉義文獻記載，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初，林爽文圍攻諸羅城，城裡官兵無法抵禦，閉城苦守，幸得城東外縣民李甲等民兵群及一靈犬之助，奮勇退敵，使諸羅免於淪陷，賊軍潰敗往南逃竄，李甲等與犬乘勝追擊，至烏山頭賊寨，卻誤中敵人空城計而被圍困。靈犬負傷逃奔臺南府城，並以頭撞府衙門，衙役揮之不去，後經知府詢探，由靈犬帶路，當援軍馳赴烏山頭，剿滅賊寨，方知李甲等十八義士已死，官兵因屍首難辨，擬予就地埋葬，但靈犬緊抱主人屍體不放，知府洞悉犬意，允予運回諸羅故里，將合葬時，靈犬竟傷重勞瘁死於其旁，彷彿以示與主人共生死。

諸羅知縣為表揚李甲等及靈犬義行，取名為「十九公」。民間相傳嘉慶君遊臺灣，途經諸羅夜宿東門城內土地公廟，翌日見城外墓碑祭祀者眾，經詢知其緣由後，乃於十九公之上加「忠義」二字，從此名曰「忠義十九公」。

(五) 臺北縣石門的「十八王公廟」

在臺北縣石門鄉乾華村，有一座奉祀義犬的「十八王公廟」，如今名聞遐邇。相傳清同治年間有十七人及義犬一隻，搭船從唐山來臺灣尋親墾殖創業，十七人於航海途中遇難死亡，僅義犬傷弱倖存；後船被沖到阿里磅（即今石門鄉乾華村），義犬狂叫引來附近居民注意，當十七人下葬之時，義犬亦瘁死，村人乃將十八具人犬一同埋葬，成為今天大家熟悉的「十八王公廟」。

（六）香港新界石狗像

施志明先生在〈新界峯人傳統風俗研究〉(施志明 2016:25-27)指出新界大嶼山大澳頭吉慶街旁有一斷頭石狗像，或許有助吾人了解先民土著的信仰歷史。新界地區本來是瑤峯等土著聚居的地方，故此視盤瓠（即神犬）為他們的祖宗和圖騰。

以上所舉六個拜犬廟，分別在台中大里，雲林北港、嘉義古諸羅東門，以及台北石門的十八王公廟、香港新界石狗像。這些地方正好都是汀州客漳州客分布的地方，開臺之初汀州（武平、永定、上杭最多）、漳州客（南靖、平和、詔安為主）所聚居的地方、如今都已變成福佬客、卻仍有拜狗王的習慣，但看不出盤瓠崇拜的影子。香港新界也是大家公認的客家區，正好新界客家區也留有峯人拜狗風俗。

因為這些汀州客漳州客新界客早就不再稱自己是畚族、瑤族，後來更放棄自己的畚語客家話，改說當地的學老話（台灣閩南話）、廣東話（香港粵語），當然大家就不會認為是畚，也更不會認為是客，只把這些「犬王公」當作是保護鄉土的神犬來崇拜罷了。建十八王公廟的武平練姓家族，如今在武平都稱客家，在台灣石門都說閩南話不知自己與客家的關係，相信來台灣之初他們祖先也不稱自己是客家，只知武平來的說武平話，放棄武平話改用閩南話以後，當然更不知他們與畚族客家的關聯。

目前十八王公廟是特種行業的人最常祭拜的廟宇，這情況真正緣由，據管理委員會指出，天天廿四小時都有善男信女前來拜拜是該廟最大特色，尤其入夜後，香火更是鼎盛，因此才会有該廟是特種行業人流連的傳說。廟方表示過去政府曾有某些行業夜間最晚時間規定，因這些從事特種行業的人無處去，遂選擇交通

便利且風景不錯的十八王公廟兜風並祈福，就漸被以訛傳訛。事實上，十八王公廟是雅俗共賞、官民同敬的。「大家樂」及「六合彩」盛行時候，來此求明牌半夜最靈，正與浮雲所說「狗頭即盤瓠像，為畚客之鼻祖，羞為人見，故祭時必在深夜，屏去旁人狎者假為寐況，竊窺之始見狗頭。」相吻合。「明牌半夜最靈」就是「羞為人見，故祭時必在深夜」的延伸。每逢暑假考試期間，會有許多家長帶小孩來此求得好考運。據前來還願的香客表示大部分都有求必應。因而，十八王公廟不論達官顯要，或各行各業，販夫走卒，多有慕名前來祈福的（簡榮聰 2006）。

到如今，北臺灣的狗神信仰，就數十八王公廟最興盛而著名，據傳來此祭拜，還可邊摸狗神像，一面唸：「摸狗頭，你會起大樓；摸狗嘴，你會大富貴；摸狗耳，你會順心順意；摸狗肚，你會好頭路」，這句禱詞用客語唸合韻，用學老話念也更順口。

除了犬王信仰的轉化以外，台灣客家界還有一個與盤瓠信仰息息相關的就是「彭姓由盤姓轉化而來」（鄭嘉明 2006）³。

在臺灣，如果姓鍾或姓彭的人，大都被認定是客家。而少數姓盤的人（如陸河遷來臺灣新竹湖口新豐的盤姓）祖先傳下不能與彭姓人連姻（臺灣彭姓宗族也都來自陸河），為何有此習俗，一直沒有答案。

再查浙江西南的處州畚客，當地的畚族以雷、藍（蘭、籃）、鍾三姓為主沒有盤姓，連潮州鳳凰山（畚族發源地）一帶也幾乎

³ 鄭嘉明，2006，〈台灣客家盤姓之初探源〉，以田野調查的方式探訪盤姓客家人，現在的盤古信仰及其相關神話傳說。全文以訪問三重盤立淵先生、梅楊盤燕港先生及五指山盤古廟為主，企圖了解盤姓客家人除了姓氏與盤古有關聯外，是否仍保有較濃後的盤古信仰、傳說，亦或是留有盤瓠王（狗頭王）的神話影子，以推論其可能源自為盤古後代或是苗、瑤、畚。

找不到姓盤人家，反而鳳凰山附近的豐順揭西陸河彭姓客家人特別多（上杭的畬族也只有藍雷鍾三姓）（邱錫鳳 2012：1-7）⁴。為何如此，只要了解台灣客家的狗崇拜及盤姓家族史以後反復推敲，唯一可以解釋得通的道理，應該是今天在浙南閩東的畬族，本來是潮州漳州遷徙來的，他們以往都崇奉瑤畬傳統盤瓠信仰，後來其他姓氏轉化稱客族，唯盤、藍、雷、鍾四姓，是盤瓠歌中記載明確，都是盤瓠後裔，所以仍自稱畬客，仍屬畬族。其他潮州豐順揭西陸河彭姓住區，本來都是畬族盤姓根據地，後來盤姓改為姓彭（潮州語「盤」唸 pang 陽平調與客語「彭」唸 pang 陽平調，幾乎同音），所以盤彭不能通婚（同姓不婚）。這也是今天畬族盤、雷、藍、鍾四姓中，盤姓特別少的緣故。更是在臺灣鍾姓或彭姓，大都被認定是客家的原因。由盤姓轉彭姓，正是畬轉客的最切近的例子，由此可見，彭就是盤，客就是畬，客話就是畬話，客畬語只是次方言之間的關係。

由於傳說的「高皇歌」（狗王歌），以狗頭人（龍麒）為祖先，後代畬族人有的忌諱這種信仰，所以陸續避開自己是畬族，避開自己是狗王後裔，所以由「哈」轉「客」以後，就放棄這種信仰，也放棄自己是畬族人，所以特別強調客家是中原南下的漢族，因戰亂客居南方以後成為當地主人。可見盤瓠信仰現代人容易覺得這是祖先傳下來，但卻不太雅的信仰，造成閩粵贛山區的畬族後來紛紛放棄這種信仰，而改稱自己為「客」。

今畬客地區有鍾姓、雷姓家族祠堂壁上仍繪有依照《盤王歌》所述的故事（如潮安縣鳳南鎮山犁村雷氏），來說明自己家族龍麒信仰的來龍去脈。但筆者 2011 年到處州景寧畬族自治區，參觀當

⁴ 1998 年數據除了少數雷鍾藍姓畬族之外，其餘都是漢族。

地博物館，完全看不到盤王故事的敘述，應該是現代畚族人有意避開盤瓠信仰的尷尬，所以不願拿出來給外人品論，造成閩粵贛山區的畚族後來紛紛放棄這種信仰，而改稱自己為「客族」。

另外在許多口傳說法，有人早期曾在客家區看到過年祭祖高掛狗王圖，祭後立刻收藏起來（如前舉浮雲所記處州畚民「狗頭即盤瓠像，為畚客之鼻祖，羞為人見，故祭時必在深夜，屏去旁人狎者假為寐況，竊窺之始見狗頭。」）。這也充分表現許多畚客家族忌諱外人知道他們的傳統信仰，所以長久以後，慢慢捨棄盤瓠崇拜，改成祖先崇拜在家祠神主牌上標明某氏歷代祖先之神位，因此今天各地客家以拜祖先為最主要信仰。

再根據瑤學專家研究，初始的《盤王歌》產生於近代之時，成型於唐，成熟於宋代。因為至今尚未發現用竹簡抄寫的盤王歌，排除了盤王歌在秦漢時期出現的可能。這裡所說盤王歌形成年代與羅香林在《客家導論》所述客家的遷徙形成年代，也亦步亦趨若同符節。所以盤瓠信仰的歷史與瑤畚歷史及客家早期（當時尚未稱客家）遷徙是相同的，這也是瑤畚是客的前身的明證。

瑤畚都以「盤瓠」後裔自居，都稱是高辛（帝嚳）女婿龍麒（狗王）避入山區繁衍而成，以盤藍雷鍾黎李等姓為主，祖源描述都是來自「山」的民族。在瑤畚發展史上，畚族部分人自稱峯，瑤族則長期以來都稱峯。畚族以盤雷藍鍾有龍麒信仰，瑤族人則從來都盤瓠信仰。畚族盤雷藍鍾四姓為峯，瑤族則盤雷藍鍾以外，沈李——等十大姓都為瑤族。

再從盤瓠信仰的歷史看（羅肇錦 2016）：

（一）初始的《盤王歌》產生於晉代，成形於唐代，成熟於

宋代。因為至今為止尚未發現用竹簡抄寫的盤王歌版本。

(二) 瑤做為獨立的稱謂，最早見於唐人姚思廉《梁書張纘傳》：「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

(三) 莫徭是唐代對瑤族的普遍稱呼。宋代稱「徭」、「蠻徭」、「徭人」。

(四) 劉禹錫貶連州刺史寫《莫徭歌》當時莫徭主要居住在湘中、湘東、湘西南及粵北、桂東北、贛西。

盤王信仰的歷史，產生於晉代，成形於唐代，成熟於宋代。這裡所說盤王歌形成年代與羅香林在《客家導論》所述客家的遷徙形成年代，也亦步亦趨若同符節。所以盤瓠信仰的歷史與瑤畚歷史及客家早期（當時尚未稱客家）遷徙是相同的，這也是瑤畚客同源的證據。

因為盤瓠信仰是上古的圖騰崇拜，在民智未開的年代無可厚非，文明進步以後，往往變得不智與難堪，也因此盤瓠信仰歷史上，極少別的民族會加入這種信仰，唯有這種信仰的民族慢慢放棄這種尷尬的狗頭王崇拜。

瑤畚族的信仰，都以盤瓠遺種自居。由於傳說的「高皇歌」（狗王歌），以狗頭人（龍麒）為祖先，所以後代畚族人有的忌諱這種信仰，陸續避開自己是畚族，避開自己是狗王後裔。現實生活裡也由「哈」轉「客」以後，就放棄這種信仰，也放棄自己是畚族人，所以特別強調客家是中原南下的漢族，因戰亂客居南方以後成為當地主人。只剩盤瓠傳說故事中的盤藍雷鍾四姓人無法丟棄狗王祖先，所以今天畚族只剩盤藍雷鍾四姓人。畚客家族忌諱外人知道他們的傳統信仰，所以長久以後，慢慢捨棄盤瓠崇拜，改

成祖先崇拜，在家祠神主牌上標明某氏歷代祖先之神位，因此今天各地客家以拜祖先為最主要信仰。所以瑤畚客從盤瓠信仰到祖先崇拜，可以說是「名」「實」轉換的結果，也就是名為盤瓠信仰，實則祖先崇拜。

早期移墾來台（包括康熙年間及康熙之前）的汀州、漳州先民，都不稱自己客家，而從當時文獻及今人的研究，可清楚看出當時的汀州、漳州先民，還有很濃厚的盤瓠信仰，他們自己也以畚客自居，尤其漳浦藍姓乾隆年間來台，卻仍保有瑤畚信仰及生活方式，代表人物藍廷珍及藍鼎元家族，更留有許多畚民特色。這裡引用曹曦〈臺灣藍姓畚民研究初探〉（曹曦 2013：111-113）的一長段話，當作本文盤瓠信仰轉化祖先崇拜的最好的證據：

「刀耕火種是福建畚民未進入漢民經濟時的主要謀生方式。——盤瓠傳說是畚民家族的傳世記憶，普遍影響畚民的日常生活及文化儀式。——最特殊的是宜蘭二結鎮安宮，有全臺罕見的殺犬祭王的儀式。漳浦畚民透過盤瓠傳說，反覆進行傳統儀式，強化家族的凝聚，在漢化的過程中，以延續畚民的意識。如果缺少盤瓠傳說之核心價值，相關儀式活動就如同失根的蘭花。」

清代漳浦藍姓移民大都在清乾隆年間遷徙來臺。目前資料以藍引族系族譜最具有畚民特色，詳細記載畚民族源傳說、姓氏由來、盤瓠祖圖、分布狀況、祭祀活動，以及畚民與開漳聖王之間的恩怨。其他則以漳州、泉州或粵東人來（來自廣東大埔）自居，分布在桃園、宜蘭及北臺灣的沿海地帶。由於來臺開墾較早，並無當地勢力可引為己用，因此往往受招佃、墾隘，赴漢番交界區維生，因此留下許多與平埔族之間的互動紀錄。

除了台灣香港的犬神信仰以外，福建廣東也可以看到很多地

方信仰習俗，留下盤瓠信仰的痕跡，例如：畚族人對狗的崇拜，實是古代圖騰崇拜的遺風。還得提到的是畚族人家族觀念特別強，他們後代在認親時，必須在以下三個方面中有一種相符合才行：或出示三個半指頭，或道出一根竹子劈蔑三條半的隱語，或說出汝南閩宦暗語。這三個方面其實同出一脈，其意都是三男一女，亦即指明其祖宗盤瓠養育三男一女之意。（林蔚文 2014）

廣東和廣西兩地的總體環境與嶺南環境一致，無論是遷徙至此的瑤畚民族，還是世居於此的壯族都以各自的方式保留著犬圖騰崇拜的印記。瑤畚民族的犬圖騰崇拜體現在日常的生活節慶之中，而壯族的犬圖騰崇拜則體現在隨處可見的石狗雕塑上。嶺南犬圖騰崇拜的演變過程為：因生產力水準低下而產生，因部落戰爭和遷徙而傳播，因強勢文化影響而納入新元素，因現代生產力發展而淡漠化。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犬圖騰崇拜民族的生活習慣日益漢化，生活方式日益現代化，思想文化日益科學化，犬圖騰崇拜文化傳承之本在於深度挖掘犬圖騰崇拜的優良文化內涵，傳承之法在於犬圖騰崇拜相關文物古跡的保護，犬圖騰崇拜文化藝術形態的展演以及犬圖騰崇拜相關民間工藝的改進及發揚。（張運 2015）

四、關鍵三：峯畚客住地的對立與互補

（一）廣東明代瑤族、清代峯客，現代客家分布的對立重疊

侯國隆〈關於廣東客家人分布情況調查〉（1988）：全省七十九個縣市，包括不帶縣的東莞中山兩市及潮州，有客家人居住的縣七十二個。客家人佔 99% 以上的縣：梅縣、大埔、蕉嶺、五華、平遠、和平、龍川、連平、翁源、新豐等十縣，其他興寧 98.2%、

南雄 97.61%、陸河 97.64%、始興 96.8%、紫金 98.7%，客家人比例超過 95%的純客家縣，共十五個：

廣州市：花縣、增城、從化、番禺

深圳市：寶安

佛山市：南海三水高明

江門市：台山、新會、恩平、開平、鶴山

汕頭市：普寧、揭陽、揭西、潮州，饒平，惠來，潮陽

湛江市：廉江海康

茂名市：電白、信誼、化州

韶關市：仁化、南雄、曲江、樂昌、新豐、始興、乳源、翁源

肇慶市：德慶、高要、四會、新興、懷集、浮雲、郁南、廣寧、羅定

惠州市：龍門、博羅、惠東、惠陽

汕尾市：陸河、陸豐、海豐

河源市：和平、龍川、紫金、連平

梅州市：梅縣、興寧、五華、大埔、平遠、蕉嶺、豐順

清遠市：佛岡、連縣、連山、英德、連南、陽山

陽江市：陽春、陽西

東莞市

中山市

《瑤族史》(吳永章 1993)：《明實錄》關於廣東撫瑤人員與瑤首朝貢的記載，共有三州二十一縣：化州、德慶州、欽州三州。信誼、新興、電白、瀧水、封川、高要、陽春、東莞、新會、增城、博羅、興寧、陽江、茂名、清遠、河源、海豐、歸善、英德、龍川、翁源。

明 代：廣東瑤人分布（包括畚瑤）居地有十七縣，香山、龍門、陽山、饒平、合浦、新安、乳源、樂昌、海康、廣寧、長樂、澄海、程鄉、石城、海陽、高明、永安（吳永章 1993：285-286）

廣州府：連州、南海、番禺、東莞、新安、增城、龍門、香山、新會、新寧、從化、清遠、陽山、連山

肇慶府：德慶、高要、高明、四會、新興、陽春、陽江、恩平、廣寧、封川、開建

韶州府：曲江、樂昌、英德、乳源、翁源

惠州府：歸善、博羅、永安、海豐、龍川、長樂、興寧、河源

潮州府：海陽、程鄉、饒平、澄海

高 州：電白、信誼化州茂名

雷 州：遂溪

清 代：廣東瑤族分布

廣州府：番禺、東莞從化、新寧、增城、香山、新會、清遠

肇慶府：德慶、四會、新興、鶴山、封川、開建

韶州府：曲江、樂昌、英德、乳源

南雄州：始興

連 州：陽山

惠州府：歸善、永安、海豐、龍川

潮州府：饒平

嘉應州：長樂、興寧

高 州：電白、信誼

雷 州：海康、遂溪

陽江州：陽江恩平

從侯國龍、李永章的廣東瑤客分布資料，可以看出，無論明代或清代，峯客分布差別不甚大，而且有清代瑤縣份有漸少趨勢（部分轉化成客語或粵語），到現代客漸多，甚而「無瑤皆客」的趨勢。以梅州市為例：明代（惠州府：歸善、博羅、永安、海豐、龍川、長樂、興寧、河源，潮州府：海陽、程鄉、饒平、澄海）。差不多就是現代客家人佔 99%以上的縣（梅縣、大埔、蕉嶺、五華、平遠、和平、龍川、連平、翁源、新豐等十縣），清代的梅州、惠州、潮州就是今天的梅州、惠州（惠州府：歸善、永安、海豐、龍川，潮州府：饒平，嘉應州：長樂、興寧）、峯客的分布幾乎可以重疊，只是清代稱峯客現代稱客而已。可見廣東客家是由峯客轉化而來。

（二）福建客族與畬族的互補相成：

今天福建畬客之間在近二十年來稱呼的演化以後，在虔州、循州、潮州（含梅州）、汀州以及海外的畬客住民幾乎都以「客家」自居，只剩遠在閩東（福州為主）、浙西南（處州為主）極少數的潮州畬客住民仍以「山哈」「山客」「畬客」自居。這些本稱「和蠻」（唐時）「活轟」（1986年出版廣東博羅、增城、惠東、海豐畬族自稱 ho22 ne53）（毛宗武、蒙朝吉 1986：1-5）的畬客，今天分成「客家」與「畬」，完全是留在閩、粵、贛區的人改稱客→客家，遷往閩東、浙西南的因四周是閩語、吳語區，語言差異大，所以仍被稱「山哈」「山客」「畬客」，而不被稱客家。

我們以「福建省畬族人口分佈圖」，對今天福建畬族人口的分佈概況把「汀州、漳州一帶」與「福州、建州一帶」做比較，就可以一目了然：

閩西、閩西北（汀州、漳州一帶）：

詔安	1	雲霄	0	南靖	36	龍岩	30
東山	0	平和	0	永定	12	上杭	2
連城	2	武平	4	長汀	326	清流	444
寧化	1648	三明市	755	明溪	0	將樂	21

閩北（建州一帶）：

泰寧	159	建寧	152	邵武	2736	光澤	3744
建陽	4093	浦城	122	建甌	1934	武夷山市	287
松溪	1000	政和	848	順昌	5239	南平市	1613

閩東（福州一帶）：

莆田市	1002	福清市	362	永泰	3970	長樂市	127
閩清	233	閩侯	10280	福州市	3767	古田	6075
羅源	70476	連江	10567	寧德市	16958	屏南	503
周寧	139	福安市	50719	霞浦	33829	壽寧	2024
福鼎	25240						

從上面三個地區的畚族人口分布，可以很清楚的證明畚客是同源，而且畚是本源，因元末以後遷往閩北、閩東、浙西，住在閩語區，與不同語族的一起反而可以保留較完整的宋末閩粵贛山區的原有畚語，所以仍稱畚。而繼續留在閩、粵、贛山區的虔州、循州、潮州、梅州、汀州、漳州的畚客，大家都講相似的話所以改稱客或客家以後，漸漸的忘記自己原來身是畚。尤其虔州（如今之贛州）閩西北（如寧化）漳州（如詔安），是近二十年（開放以後）才自認是客家，而循州（如博羅）建州（如順昌）至今仍不被認為是客家。

梅州一帶被稱為較正宗的客家，係因羅香林先生的故居是梅州興寧，所以梅州一帶的話就被稱為正宗的客家話，因此，以上

所述閩粵贛山區的畬客話都是客家話的前身。當然遷往閩東、閩北、浙西的畬客話，今天雖然被稱畬族，但他們的語言文化內涵是與粵東、閩西客家相同，差別只在東遷與不遷而已。

汀州、漳州的畬客，大家都講相似的話所以改稱客或客家以後，大家很快跟進，都改稱客，漸漸的忘記自己原來身是畬。尤其虔州（如今之贛州）閩西北（如寧化）漳州（如詔安），是近二十年（開放以後）才自認是客家，而循州（如博羅）建州（如順昌）至今仍不被認為是客家。

贛南、閩西北、漳州一帶，大陸開放之初，筆者在該處詢及當地是否說客家話，幾乎都回答「梅州該片正講客話，崖班講介系本地話」。浙西南閩東稱畬，潮東贛南閩西少數仍稱畬，粵東潮州地區稱客，汀州虔州漳州近期稱客，粵北桂東最後稱客。

（三）廣東福建畬地名有無的名實關係：

從今天閩西、粵東一帶，尤其純客家縣，地名中保有「□畬」的還非常普遍，就可以了解，閩粵贛山區今天所謂的純客家縣，本來都是畬族人的聚居地，後來部分有讀書識字的畬族人就改稱「客」，變成「客族」，於是稱不識字仍稱畬的人所住的地方為「□畬」。尤其，元末部分畬人遷往閩東、浙西以後，留在當地的「哈族」改稱「客族」後，回頭稱還沒改稱客族的畬族所住的地方，就在名稱後加上畬字，形成「□畬」「□□畬」的地名稱呼。這時的客族已經「夢裡不知身是畬」，反而頻頻稱人是都是畬。從此，閩粵贛山區就變成純客家縣，畬的歷史文化名號，只剩少數畬的名而已。下面臚列出客家縣常見的畬地名：

武平縣：黃畬、黃心畬、黎畬、蘇畬、袁畬、張畬、洪畬、

藍畬、茅畬、劉畬、坪畬、上畬、中畬、樂畬、黎畬鄉、洋畬、大畬、湘畬坑。

龍岩縣：黃畬、楊家畬、顏畬、郭畬、盤畬、培畬、小高畬、大高畬、林婆畬、下畬、上經畬、下經畬、冬瓜畬。

連城縣：胡畬、賴家畬、堯家畬、楊公畬、傅家畬、江公畬、李家畬、官畬、河畬、大畬、高畬嶼、下畬峽、畬部、園畬、西江畬、鴨畬、儒畬。

長汀縣：黃麻畬、翁家畬、林畬頭、新畬、芒畬、紅畬、下畬、中畬、上畬、姜畬、官畬、牛畬、心畬。

上杭縣：高畬、坪畬、畬坑、黃里、上畬。

永定縣：大畬、段畬、里家畬。

清流縣：林畬、賴畬。

寧化縣：南羅畬、洋畬、馮畬、揚畬、增畬、大羅畬、北羅畬、百種畬。

梅縣：筓竹畬、白玉畬、羅角畬、中畬、山隔畬、桃畬、粟畬、孔畬、畬江。

蕉嶺縣：下立禾畬、畬里、高畬、下畬子、朱公畬、烏羅畬、高南畬、爛梅畬、畬禾背、洪畬筆。

平遠縣：福脈畬、小畬、畬腦、香芒畬、大畬、梅畬、畬里、黃畬、葉畬、歐畬。

這些「畬」字地名與畬族有不可分的關係，字的本義是「刀耕火種」的意思，奇怪的是今天仍住有畬族的地方，如潮州潮安及閩東、浙南等地，反而較少發現以畬為地名的縣份。據李如龍先生的說法：「因為他們遷居到閩東、浙南等地時，當地已經早有其他地名，——可見畬族在福建早期聚居地主要在五夷山區自北向南延伸。」我倒認為閩西、粵東一帶凡有以畬為地名的地方，

都是早期畬族的根據地，明清以後，畬族人改變向來遷徙逃竄的心酸，改為學習漢字漢語，參加科考求取功名，從而改變與朝廷對立的態度，也改變了社會地位，改變了生活條件，所謂「晴耕雨讀」就是當時的追求翻身的最好寫照。於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氣，在閩西、粵東的畬族社會，蔚為風氣。這些識字的讀書人，所讀都是北方中原的典籍，在追溯自己所從出時，就採用北方漢人各姓氏所用的族譜，移接到自己的近代祖先上面。

五、總結

綜合以上論述，本文所揭櫫的瑤畬客（峯畬客）流變，大致可以歸納出廣東、福建一帶的客家地區，本來就住著荆楚（湖南）遷徙來的峯畬客，經過入籍、王化、儒化以後，漸漸由瑤畬漢化，漢化（入籍讀書識字）後名稱也就由「峯畬」變「客」變「客家」。本文提出的三個源流破題關鍵總結如下：

關鍵一：客字本義的釐清。客家的「客」是表音的「和禾哈客」原意是指山，所以逢客必住山，逢山必有客。所以峯畬客都是南方山區的刀耕火種的民族，入籍王化以後慢慢變成今天的客家，與中原的關係和粵語、閩語、吳語一樣無時無刻無地，不在漸漸漢化。

關鍵二：瑤畬客與盤瓠信仰。瑤史中表現堅強信仰盤瓠，所以古苗瑤的盤瓠信仰是被大家所公認的，到粵東畬族受壯侗族影響，如今只剩盤瓠故事中盤藍雷鍾四姓人家，無法脫身只好保有這種信仰。除此四姓之外的畬族，讀書識字以後改稱客家，就拋棄盤瓠信仰，改為拜犬神拜祖先了。

關鍵三：峯畬客住地的對立與互補。廣東是明代瑤族根據地，

清以後漸漸轉化成粵語人客家人，所以今天客家很顯然地都由瑤畚轉化而成的新稱呼。福建的畚客轉化是留在當地汀漳地區的變成客，遷往閩東的仍稱畚。至於有畚地名的是由畚轉化而來變成純客家區，仍稱畚的在閩東浙西與閩人共處，所以盤藍雷鍾四姓（已無盤姓）仍被稱自稱畚，其他姓氏的畚也改稱客家。

參考書目

- 毛宗武、李雲兵，2001，《炯奈語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 毛宗武、蒙朝吉，1986，《畚族語言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吳永章，1993，《瑤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 李澤然，2001，《哈尼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林蔚文，2014，《福建民俗》。甘肅人民出版社。
- 邱錫鳳，2012，《上杭客家話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 羅肇錦，2016，〈畚客關係的名實論證——客的前世是畚，畚的今生是客〉，發表於「畚客關係工作坊」。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 侯國隆，1988，〈關於廣東客家人分布情況調查〉。頁 120-131。收錄於《客家源流與分布》。
- 施志明，2016，〈新界峯人傳統風俗研究〉。頁 25-27，收錄於《香港史學會叢書》中華叢書。
- 凌純聲、芮逸夫，2003，《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十二語言。北京：民族出版社。
- 浮雲，2003，〈畚客風俗〉，收錄於《中國風土志叢刊》。揚州：廣陵書社。
- 練美雪，2013，《新北市石門區乾華十八王公廟傳說研究》。頁 53、

- 98-99、117-118。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民間文學碩士班論文。
- 張運，2015，《嶺南犬圖騰崇拜研究》。廣東技術師範學院碩士論文。
- 曹曦，2013，〈臺灣藍姓畚民研究初探〉。頁 111-113，收錄於《台灣歷史與文化研究集刊》三編第七冊。
- 游文良，2002，《畚族語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賀福凌，2009，《湖南省鳳凰縣漢語方言與苗語的調查和比較》。湖南：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 鄭嘉明，2006，〈台灣客家盤姓之初探源〉。
- 簡榮聰，2006，〈台灣的狗崇拜〉。《台灣月刊》4月號。
- 羅肇錦，2016，〈客語演進的共時與歷時〉。頁 1-20，收錄於《台灣客家語文研究集刊》第四輯。財團法人台灣客家語文學會出版。

